#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六 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李維翰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六

藝文五　　劄子奏疏二

金

薦胥鼎疏　　郭文振

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已盛暑不迴且不嗜戕殺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檄臣會合府兵進戰葢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方自

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為援臣恐人心以謂舉棄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將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為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為恢復惟陛下圖之

乞分精兵復太原疏　　　　　　　　　　　　　　　　　　　　　　　　　　　　　　　爾嘉實倫

向者并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

其歸路朝廷不以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
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
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
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
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陜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
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
殘者則邉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為邉去陜
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

臣并將權太原治中郭適祖義軍李天禄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穆延和拉復太原臣召適祖欲號令其衆適祖不從尋得呼喇報曰嘗問軍數於適祖但稱天禄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葢其情本欲視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為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持嘉烏爾欽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絶無精鋭恐不能勝也乞於河南陜西量分精兵以增臣

力仍令陜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

三月復上言乞速賞軍士疏

頃者大兵破太原招民耕稼為久駐之基臣以太原要鎮所當必爭遣提控持嘉烏爾欽引官兵義兵共圖收復又以軍士有功者宜速賞之故擬令烏爾欽得注授九品之職以是請於朝而執政以為賞功罰罪皆須中覆夫河東去京師甚遠移報往返不暇數十日官軍皆

敗亡之餘鋒銳畧盡而義兵亦不習行陣無異烏合以重賞誘之猶恐不為用況有功而久不見報乎夫衆不可用則不能退敵敵不退則太原不可復太原不可復則平陽之勢日危而境土日蹙矣今朝廷抑而不許不過慮其濫賞耳借使有濫賞之弊其與失太原之害孰重

元

罪言疏

郝經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縣長亘數萬里尺箠所及莫不咸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淵澤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

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裔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蒞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於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置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

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為尊卑相繼強弱相制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内古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色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

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産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揹價值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十折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費空筐籠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

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況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為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見視諸道為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陜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

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界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頒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静不煩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寘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亷耻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以此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夫經本澤人

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
願治之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憶太行
山色黯然凋瘁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
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
名曰罪言干冒鈇鉞謹附使者以聞

河東陝西分界食鹽疏　特穆爾布哈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
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

齋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有無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陜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戸且如陜西行省食鹽之戸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内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陜旱饑民多流散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為率減免四分於今三載尚有虧負葢因戸口凋殘十之

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邇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槩散給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民安能措畫糴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陜西環州百

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池鹽除撈鹽户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數諸人毋得侵攙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輸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黄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而夾帶至黄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陜西興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明

抑末技疏　　高巍

今天下之人民務本者少逐末者多何為盖因務農之家地有租丁有役三時力農一時輸納終歲憂勤舉家勞苦或遇薄收之歲俯仰有不足者矣今為商賈者坐列街市日登壟斷窺時去取賤買貴鬻獲十分之利納分毫之稅何益於國家用度哉彼則乘堅策肥冬溫夏清妻孥無苦身之勞飲食有兼饈之饍四時有適體之

服終歲優游而無糧草督責之患是以逐末者多也昔周時宅不毛者有里布漢時不種桑麻者不得衣錦綃是以或罰之或辱之使長務本也今欲使逐末之務本荒田之盡闢當輕稅糧以恤農民重稅課以抑商賈如此不過三五年間末役游食之民不待督責勸勉自轉延於南畝矣

辨方政被誣疏　楊士奇

蒙欽發下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官都

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葢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命率兵在外皆有功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朝廷下能撫恤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為非專務貪利不理邉備以致累次失機宣宗皇帝屢遣勅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朝廷命方政往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閣對臣等極毀方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

到彼必然不合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朝廷當保全之欲請勅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協和辦事又慮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趦趄若不寫勅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則官軍窺覰必不聽其號令有悮邊備爲此今擬寫勅藁二道封進請旨

上講學疏

薛瑄

大理寺右寺丞臣薛瑄謹題爲緝熙聖學事切見近日
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
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
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
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
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
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反掌此講學所以有資
於成大功也唐太宗興義兵掃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

之臣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為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刮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

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名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説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為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臣庶可日修其職講讀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沃

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於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簡將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且漢光武唐太宗一時英主耳猶能勤講學於搶攘之時以收戡靖之績伏惟皇上有唐堯虞舜之聖德將以立殷周中興之大功誠於此時舉行開講之事

以緝熙聖學則神功聖德高出千古矣又豈漢唐二主之可比哉臣猥以衰邁懦柔之資章句迂僻之學自忝科第屢叨法從昔嘗獲罪先朝放歸田里分將終老丘園瞑目溝壑幸沐皇上龍飛九五運啟昌期將以立莫大之治功故不遺草茅之賤士拔臣布衣之中授以清要之職日夜思慮愧無補報故敢昧死妄陳前言伏望皇上開天日之光采而行之不勝懇悃之至

覆大同守禦疏　　于謙

鎮守大同太監裴當題制虜之道在於有備無虞用兵之方貴乎知彼知己今大同見操官軍除東西二路外馬隊官軍止有六千餘員名以近守則有餘以遠戰則不足步隊官軍雖有八千八百餘員名止可排營列陣不能爭先趨利數內亦有精壯好漢爲因無馬俱係步操乞勑該部量撥精銳馬隊官軍一萬餘騎前來餘外另帶附餘馬數千匹每馬就馱行糧數斗則給軍食用亦可存省邊儲其附餘馬匹聽臣等於步隊內選人騎

操如若馬步軍士數少即於正統十四年原選各衛所餘丁並大同府民壯查照原來量為增減整點齊備聽候有警相機調用如此則軍威強壯邊事可以有為人無浮冗供給不致缺乏臣等再照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耐饑寒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迤南衛所充當軍役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有五七千里者或歲久年深拋家失業者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程窵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

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者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實用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斂盤纏況今兵燹以來鄉里凋零至極軍伍既不能足民户因而靠損若得就近於大同等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便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報報臣切惟天下衛所相同者多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有急有緩今者北虜之於西夷大同之於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

實事機急緩之懸絶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
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勅該部
從長計議除太原府等處邊衛軍役外其餘不拘在京
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等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
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大同就近
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于大同
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
行原先衛分開豁籍册永不勾補縁此等之人既免背

井離鄉之若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恤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産業無不心懷敵愾樂於戰鬬比與山西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户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兩得也臣等看得裴當稱要大同府所屬州縣清觧各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等項俱於大同附近衛充當軍役一節緣校尉力士幼軍俱係隨侍等項緊要人數不多難以存留外所

據清觧各衛旗軍合無准言不為常例存留彼處操備聽調殺賊候邉方寧息另行定奪仍令該有司軍衛將勾收發過旗軍姓名通類造册繳部以憑查考不許指此為繇生事擾害縁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請釐正祀典疏　　馬文升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封表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嶽五鎮之神東封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

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封吳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志載以濟源通

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
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
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於原封之山致祭
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
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府曲陽
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説不知祭醫巫閭山於何處葢宋
建都於汴而真定汴京之地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
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覩真

定逺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
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師之南當時禮官亦未
建明猶祭北嶽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廣寧若以為
北嶽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
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嶽廟址
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嶽鎮海瀆之神削
去歷代襃加之帝號正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嶽猶祭于

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為闕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乞勅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廵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於渾源州恒山舊址去處修葢北嶽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從新葢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更乞勅翰林院撰文勒石竪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嶽之神於此行禮庶數百年之闕典得以正于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于

後世矣

為急闕寶石西珠事　　　韓文

自古帝王之御天下不寳遠物不貴淫巧一以杜絶蠱惑之漸一以培養清儉之德我朝列聖相承皆用此道以風動四方自宣德年來番國罷珍寳之獻朝廷嚴收采之禁正謂異物無益徒耗財用矧惟皇上嗣大歴服之始一舉一錯闗係治體正宜涵養德性屏絶奇玩書曰慎厥終惟其始此其時也邇者承運庫太監龍綬題請御用

監揭帖開稱即今舉大婚禮合用寶石西珍珠奏行戶部計處臣等伏覩祖宗以來婚禮之舉珍寶之費率皆取之内藏外人不得與聞何至今日乃勅戶部計處乎且前代所遺累朝所蓄番珍海寶悉具内藏今稱闕乏而欲收買於外臣等仰荷聖恩涓埃莫報反覆思維實難計處顧惟國家大婚敢不仰遵德意一一舉行但承平既久采取進貢俱已停止雖欲收買從何而得況即今内而賞賜不敷外而邊餉告乏自三月以來未及一

年陸續運送過銀三百餘萬兩當此凋弊匱乏之際而欲辦此難得之物非惟勢不可為其實力不能支查得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引用憸邪收買寶石虛耗庫藏逮我先帝登極深察此弊將梁芳及發賣寶石人章瑾等俱置於法至今人心痛快不意今日復有是舉萬一此端一開姦巧之人因而夤緣蠱惑上心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先帝初政禁之而皇上初政行之無乃於善繼善述之道猶有未純者乎伏望皇上俯念各處災

傷頻仍百姓艱苦無狀賦役科取浩繁庫藏空虛益甚

乞勅御用監承運監太監等官龍緞等將內庫見在寶

石珍珠逐一選取不必求購但係堪用之數量為揀用

務使舊典不廢而大禮克成仍禁左右近習不許指此

為由惑亂聖聰乖違成憲如此則勤儉之德日隆繼述

之孝益盛堯舜之治不難至矣

陳愚見以廣聰疏　　喬宇

臣今年二月內奉命往祭山西中鎮霍山諸神歷太原

大同平陽蒲潞遼沁等府州凡道路所經地方利弊邊塞軍民疾苦葢嘗用心訪詢畧知一二雖不敢上比於周爰咨諏之義但臣夫馬微恍自有不能已者謹掇拾所聞冒干天聽然此特一方之事至於四海之廣所未能知者尚多朝廷政化之原尤有重于是者嘗聞宋韓琦之告仁宗謂外憂之起必始内患因歷指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横賜無常務宴安之逸游縱宫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

侻倅十事為内患可謂深識治本者矣仰惟陛下聖質當以堯舜為法無論仁宗而臣之愚竊有慕於韓琦者敢誦此言為陛下獻伏願正心窮理節用戒游日接賢臣講求政理自宫闈之近達諸天下之遠推行有序化道無遺務使一民一物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則光昭新政足以慰列聖在天之靈内患既平外憂自悉區區西北不足以煩宵旰之憂矣　一恤邊民臣竊以大同府所屬應州山陰馬邑等州縣皆漫散平地相離邊牆不

遠百姓依村堡住居無園林桑棗之利雖有田畝耕種所獲不多况又連年寇兵深入侵擾禾稼搶掠人畜民不聊生比與腹裏地方不同去歲已蒙寛詔將山西陜西弘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糧草停徵但所司不能奉行督催之吏以整理糧儲為名急如星火連併上納閭閻愁怨之聲無由上聞昔人所謂黄紙放白紙催者臣親見其弊矣伏望陛下憐念邉民疾苦特勅該部除已徵在官外其正德二年分秋糧草減半徵收庶百姓少得

蘇息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一厚邊軍大同宣府二鎮切壓邊境軍士不時調遣衝突風沙辛苦萬狀止是月糧歲布别無經營近年以來法度寛弛所在官司誅求剝削之苦日甚一日平居既不能休養士氣卒然臨敵何以責其敢勇戰鬬自去歳游擊等敗兵衂之後士卒寒心威武不振臣過鴈門關親歴廣武驛以北村落皆敵人殺傷搶擄之處民物蕭條可為慟惻伏望皇上矜憐邊軍窮乏之時勅彼處撫按官務以愛養士卒

為重嚴戒一應官員旗甲人等不許侵扣冒支軍士月糧花布如有指以使用為名侵扣者總算至値銀一兩以上參問畢日旗甲人等發本處極邊墩臺常川哨瞭指揮以下官員常川帶俸差操不許推舉管軍管事干礙勢豪參奏重為處治　一廣儲蓄臣聞為國之道必重農桑而務積聚若不量入制用何以備預凶災古者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以今較昔實可寒心去秋山陝二布政司禾稼不熟各處預備倉等項所貯糧穀甚少

鄰近地方糴買若於搬輸鄉村小民皆立俟逃亡人力不給者坐以待斃所賴今歲夏麥頗收稍為接濟不然幾至狼狽乞勅該部轉行撫按官及府州縣等衙門除預備倉糧照依歲額收貯今後凡問刑衙門一應輕重罪囚納米贖罪及納紙等項不許照近年事例收銀解官俱照舊例各納米上彼處預備倉嚴立簿籍以憑稽考年復一年倉廩所給者漸自充足遇有荒歉隨宜賑給黎民免逃移凍餒之患矣　一省科派國家以民為

本百姓之足與不足盛衰係焉臣所經州縣地方田畝日益開闢生齒日益繁夥較之往昔大有不同然民儲蓄恒少用度恒苦于不足臣嘗求其過矣稅糧草束歲額有常而國用無經冗食太衆差役重疊科派頻繁百凡木植顏料之物在在增加加以連年轉輸邊餉民力疲竭無有寧止故一遇荒歉非流徙四方則填塞溝壑興言及此可為慟心伏望皇上以節財用足民食為慮特勅該部將一應顏料等物於山陜二布政司免其坐

派㡣財用有所蓄民力不重勞値有災傷亦可支持不至顛沛失所矣　一謹守令伏以親民之職繫於郡縣得人得其人則百姓蒙其福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其害今天下守令中間履行潔白才識優長者固有其人然亦有貪黷害政者有巧飾詐偽以邀名譽者有懵然不知民情委法令於胥吏者有暗懦不能制豪猾使良善無所區別者有嚴峻刑罰視人命如草芥者若上之人無鼓舞懲勸之道則中人之資何所勉進而蒼生利病

誰為興革況山陝地方連年兵荒牧民者尤當慎擇乞

勅該部轉行二處巡撫巡按官務須多所糾察不時巡

歷痛革迎送之弊勿以奉承奔趨為敬仍將官員分為

三等廉而有為者為上慎於守已不能害民而幹才頗

欠者為中守為俱欠於幹辦雖優巧於剥削者為下上

等者必在旌舉之列中等者畧加勞勉下等者必行斥

罷如此庻人心知所懲勸可以挽士風而趨於正百姓

亦得霑實惠矣　一重祀典古帝王有大功德於天下

者皆世享血食非有所黷淫是以皇上自登大寶肇稱殷禮即遣臣等往祭歷代帝王臣謹考商湯王陵在榮河縣北西十里舊傳陵已為河水所齧壞不存歷代皆於岸東近地設位而祭但屋宇卑狹地勢淺陋不足以奉明祀妥聖靈且人有一郡一邑之功尚建祠立廟著在國典況湯王寛仁勇智除暴救民為萬世人君所當取法顧可使之棲神無所乎彼時臣祀禮既畢曾與陪祭官參政才寛僉事來天球議得廟後有隙地三四畒

可以建置殿堂三間兩廡牲房數楹伏望陛下以帝王之祀為重特勅該部轉行山西布按二司分廵分守官親行閲勘支無礙官銀量撥人夫開展修葢庶免因陋就簡之失以隆一代之典

面奏武宗皇帝七款疏　王雲鳳

國子監祭酒臣王雲鳳謹奏為面奏事伏覩大明律内一款凡國家政令得失從五府六部官面奏區處又一款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

臣叨從公卿之後得侍經筵偶有所見直言而奏伏乞
聖明採納施行　一遵祖訓以復寢御之常臣伏覩皇
明祖訓有曰朕以乾清宫為正寢后妃宫院各有其所
又曰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狎近之失無酣歌夜飲
之歡臣每莊誦而竊歎曰大哉聖德至哉皇言此所以
治高百代而慶垂萬世者也葢天子之於后猶天之於
地資其生物之功資其明夜之助天子率公卿大夫以
聽天下之外治后率妃嬪婦御以聽天下之内治古帝

王如黄帝之嫘祖帝嚳之四妃舜之二女禹之塗山湯之有莘文王之太姒武王之邑姜迨我聖祖以至列聖相承皆天生聖女坤儀合德是以子孫神聖緐衍無疆非若敝屣之可棄贅疣之無用者也今皇上舍乾清之正寢居豹房之别宫廢后妃之大禮狎羣小之淫戲違帝王之常道廢祖宗之家法治道無本萬事無綱姦人生心小民思亂四海如纍卵之危天下有土崩之勢若不及今翻然改轍誠恐日後噬臍無及且天子有過如

日月之食天下共覩不可掩蔽惟俯從人言而改之則
復於無過以成湯之聖而仲虺稱其改過不吝高宗之
賢而傅説告以從諫則聖誠以帝王不貴無過而貴改
過不貴無事之可諫而貴於從臣下之諫也伏望皇上
上思社稷付託之重下念子孫繼承之休惕然自省不
俟終日回駕乾清安處正寢將左右宦竪義子娼優婦
女及番僧人等盡數却逐一切游樂歌飲非禮無稽之
事再不復作如此則宫壼清肅和氣發祥教化可興紀

綱可立而聖嗣之興振振衆盛矣且臣所謂姦人生心小民思亂者今天下盜賊時時竊發朝滅於東暮生於西者只以皇儲未建而皇上游樂無已臣下莫敢諫争以歸於正故萌非分之念互相煽動耳昔宋臣富弼告其君曰陛下不納諫争則姦雄益喜以謂中外皆亂必有變事呂氏春秋亦曰朝臣多賢左右多忠君有失皆交相諫争則國日安君日尊天下日服伏望皇上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勿使姦雄益喜則天下幸甚　一復

早朝以為勤政之本臣竊以天下大小官員無不每早坐衙理事四海億兆之家無不每早起身治家若官員一日不坐衙則吏民必訝而笑之一日之事必致遲誤每日如是在官人後皆相傚傚職業必墮矣人家一日不早起則鄰里必訝而笑之灑掃耕薪必在人後每日如是家業必替矣況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四海休戚治亂係於一身故書曰勿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天子不可不勤率天下而導以安逸也恭

惟我太祖高皇帝舊制一日三朝列聖相承守為家法雖或午晚二朝有時暫免而每早一朝則未嘗一日廢也今陛下早朝常免文武百官戴星而趨赴日出而空回間或一朝又至午後侍衛軍士棄冑投戈狼籍闕下枕股靠肩散漫睡坐四夷來朝人員亦皆横竪枕籍無復行列葢自朝至午不得飲食氣體倦怠自然如此見者驚駭聞者憂歎今法度日弛人心日玩盜賊未滅豈無其故哉伏望皇上惕然警省思為君之克艱念表率

之在勤復每日常朝之成憲遵日出視朝之舊章早朝之後經筵日講按日不廢如此則聖德流行速於置郵天下吏民興於勤勵人心胥悦太平可致惟聖明留意

一箴左右以防蠱惑之害書曰昔在文武大小之臣咸懐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小民祗若萬邦咸休夫侍御僕從非若公卿將相之貴重也孰不以為微賤可忽而乃有關於起居號令下民萬邦之大如此蓋

左右近習之與人君朝夕親暱情顏稔熟得其人則善言正事潛滋暗培君德日進萬事可理非其人則淫褻戲弄之事千變萬態日漬月化君心自聖志惑意昏而一身之間動作皆乖一家之内至親胡越矣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興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此萬代之大戒也伏望皇上察左右朝夕與

君近習之人果正人乎抑邪人乎或有施仇士良固寵之術者乎忠厚篤實老成省事者正人也則留之狐媚蠱惑淫巧百端者邪人也則斥之務使前後左右無非正人一日之間所見者無非正事所聞者無非正言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使仇士良之徒不得施其術則天下幸甚　一親君子以杜邪罔之門臣聞晉屠黍曰國之將與天必遺之賢人與極諫之士國之將亡天必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宋朱熹曰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

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葢人臣之賢不肖關
國家之興亡而實有天意存乎其間若人君果能遠小
人親君子則讒諂面諛之士亦無不遠直諒多聞之士
亦無不至之理然人君處於深宮之中九重之上欲遍
知羣臣之賢否亦為不易故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
而人主之職莫先於論相人主但能知相之賢否足矣
本朝不設宰相以六部頡頏行事後又設內閣以居中
參謀議則今內閣大臣與六部尚書侍郎俱前代宰相

之任也本朝不設諫官而政令闕失許府部大臣面奏則令內閣與六部都察院又有諫諍之責矣凡此大臣若皆得公廉剛正敏達敢言之士而阿諛軟熟貪淫憸邪之輩不得以雜乎其間則上足以輔成君德下足以惠養軍民內足以振舉朝綱外足以消奪官邪聲應氣求彙征類聚天下之賢能無不為國家之用而天下之事無一毫之疵矣若使不肖者在位則其心惟以交接貪黷保寵固位為事甘言怡氣足以致人之喜悅淫辭

邪説足以移人之意向詭蹤秘跡足以付人之姦利人
君德性既為之蠱壞而臣僚之間互相視效志節之士
隱身退處自朝廷以至天下無非小人用事而人君欲
區區以法度防檢則並法度而喪之以臺諫補察則並
臺諫而為姦有司荼毒而上不知下民怨懟而上不問
天下之亂自此始矣伏惟聖明留意天下幸甚　一革
鎮守以除軍民之害臣竊惟宦寺自古有之乃閽闥掃
除之任守門傳命之役漢唐以來或使之預政典兵則

國家未有不被其禍天下未有不受其毒而其人亦未有能保其身全其家者葢將相大權非使令之輩可任而權極勢盛非熏腐之人可勝雖曰寵之實則害之本朝設司禮監本以收掌章奏傳遞綸音今則政權歸之矣設內官御馬等監織染針工酒醋等局以掌服食器用雖倣周禮酒漿醯染之職然周官皆統於冢宰今則各部不得詰其出納之數納戶不得訴其收取之重而事權歸之矣內而京營外而各邊皆有提督太監鎮守則

兵權歸之矣此雖為國家政事之蠹然猶未親及於小民也至正統以後十三布政司又各設鎮守太監則司府州縣衛所軍民之事無一而不在其掌握豈天下不可一事而無宦官一處而無宦官耶今鎮守內官中以臣所見廉静自守如江西之鄧原河南之藍忠乃千萬之一二其餘無不貪黷葢以此輩原非有忠君孝親之心本圖侥倖富貴是以忍而就此自幼至長父兄親故之所教訓朋友交游之所論説無非財利一事及共事

內府衙門朝夕所謀者無非財利日積月累囊橐充盈則謀各處鎮守餽送司禮監多至萬餘兩無錢者稱貸於人既到地方則迫脅官司科斂軍民千巧百計搜羅財物前飽方去後餒繼之且府州縣官有牧民之事布按官有錢穀詞訟之事撫按官有撫綏糾察之事獨太監無所事事而塊然於一方之上名曰鎮守實如坐猛虎於一方以嚙人耳況正統以前各處未設太監而地方未嘗不安今鎮守之權日盛而所在盜賊蠭起坐

視莫救鎮守之有無於地方事務畧無損益臣乞聖明斷自宸衷將各處鎮守太監俱行取回以後再不復差遣如姑未暇則乞選廉静知耻如鄧原藍忠者然後用之則天下軍民何其幸歟 一謹好尚以立風化之基臣聞孔子有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臣考之自古人君好文學則下以詩書應之好德化則下以禮讓應之好勇力則猛士趨焉好音樂則優人聚焉孔子之言非偶然也今天

下民窮盜起馳兵馬於市井之墟弄干戈於耕桑之野
陛下當服以德化示以文學乃好盔甲弓箭之物留意
於馳馬試劒之事是示之以所好也愚民覩德盜賊安
得而息耶竊思聖意葢以各處盜賊不平邉方警報未
息欲使梗化者聞而懷畏懼之心敵愾者感而生奮勵
之氣耳然漢靈帝講武於平樂觀下步兵騎士數萬人
結營為陣帝躬擐甲冑介馬行陣三匝而還時天下盜
賊蠭起論者不稱其善乃謂其寇在遠而設近陣不足

以昭果毅衹為黷武蓋先王耀德不觀兵聖人尚義不好勇所以謹風化之原而防百姓之傚傚也況人君以一身臨天下之上臣下之孰賢孰否議論之一是一非物情之有誠有偽事務之可行可罷號令之宜急宜緩若非吾心之明足以知之如懸明鑑而人之姸媸自別如揮利器而木之盤錯自解必自肶胥迷惑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誠為偽以偽為誠而行罷緩急之間皆不得其當矣然欲心之明必在

讀書葢不讀大學則無以知古人明德新民之道不讀尚書則無以知古帝王修身致治之跡此外則真德秀大學衍義及近者大學士丘濬大學衍義補言古今治亂之跡及本朝制度為詳皆可開廣心目以為處斷萬事之本皇上倘留神數書聖明所照必有所得又必主敬以為之本威儀動作皆有典則言笑行坐不形怠肆一切游戲馳驅之事皆不足以揺吾心而奪吾志則聰明睿智皆由是出用舍賞罰萬事萬物之來判然明白

無難處者矣如此則天下自化於詩書禮讓之中盜賊果未寧靖則軍旅之事付之兵部足矣　一務絜矩以服天下之心臣竊以大學者古帝王為治之法而孔門傳道之書至其功用之極論平天下不過言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耳人情好惡之大者莫過於賢不肖亦莫過於利故言之尤切後人以用人理財為說朱子大旨反為晦蝕使為君者不知用人不當貪得無厭無以通天下之情而服天下之心喪身亡國前轍後隨皆由於

此伏望皇上留有道儒臣將此一章講究明白聖心暁然知君子為天下之所同好小人為天下之所同惡富足為天下之所同好貧窮為天下之所同惡於用人之際必審其為君子歟為小人歟果君子也然後好天下之所同好而用之若小人也則惡天下之所同惡而退之至于理財則曰吾為天下之主天下之財皆我之財也天下之民皆賴我之養與左右近習之人不異也戒鎮守之貢獻以弭百姓之怨革左右之進奉以杜聚斂

之端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陛下享萬萬載太平之樂而永萬萬世無疆之譽矣　一擇小官以盡養民之實照得令州同知判官吏目知縣縣丞主簿等官最為親民而多繫歲貢監生為之天順正統以前歲貢監生上選之後在部聽候即行選用以故當時官多得人天下又安自生員有納馬納銀納粟入監之例遂將歲貢監生壅塞至聽選十二三年之上方得選用多已衰老不堪間有未甚衰老者又多迫于仰事俯育之資往

來道路之費饑寒切身志氣沮喪一旦得官頗有才幹者惟事貪求性質樸實者塊然袖手吏胥乘之姦弊百端民之疾苦流移皆不復問雖有三年朝覲黜陟之典天下大小官員二萬五六千餘其賢否吏部不得周知止憑巡按御史揭帖開報此等官員既已煩多而難知又以卑微而易忽御史憑兩司兩司憑府府憑州縣互相抄謄考語畧以己意想像改換大同小異而已中間又有賄賂之通焉有交游之託焉有奉承喜怒之私焉所

黜者或非民心所同惡所留者或非民心所同喜黜陟不足以為勸懲善者阻而惡者肆矣臣愚欲吏部三年朝覲外仍照舊例或三年或六年奏請兩京堂上廉明素著官考察天下官員所至之處拘審小民民之所惡便行黜罷不使貪暴老懦之徒久為民害巡按御史仍照舊制騎驢遍歷州縣密切訪察按察司官勿事姑息縱容貪暴罷軟官員以為民殃然欲吏部選用之得人由于國監之教養欲吏部選人之疏通由于國監之調

停今納銀監生欲將年大者先令出身而年幼者壓於其後不許垂髫總角者混於五六十歲老弱之列每季量爲行取塞其羈旅奔走流浪偷薄之獘近年所增正歷盡行查革不使茍託於國監進修之地而空積于吏部聽選之間亦不必減歷起學者欲速好徑之私撓其安心讀書之志以後納馬納銀納粟之例永爲停止歲貢生到國監務嚴爲教訓各勤學業勵行檢年老殘疾者送吏部與官帶終身其不守學規不孝不弟淫放無耻

誹謗師長不堪教養者送問黜發仍乞勅各提學官歲貢年歲務取合學及鄰里保勘不許妄報違者本生黜發為民扶同保勘者重治以罪務使十餘年間將舊積監生選用盡絶以後聽選監生到部即選吏部選用之際倣王翺尹旻舊規務詳其身言書判量材選用

為原傑顧佐請謚疏　　王世貞

臣聞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故有一字之襃而榮甚於華衮者謚法是也即使勲德舊臣風猷未泯澤猶在人

名不汨口不出臣部外而臣不能舉私竊愧之臣抵鄖陽以優任謁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原傑祠退而延見吏民詢文學掌故具有能言傑事者津津不啻口出也按傑成化中歷顯職為戶部左侍郎與侍郎葉盛王恕名相上下尋改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滿九載遷右都御史陞南京兵部尚書行至南陽而殁先是關陝川蜀荆襄饑民以數十萬計流聚山谷不能衣食遂肆虔劉先尚書白圭討之以撫勝繼左都御史項忠討之以

勳勝先後撫斬凡數萬計驅逐餘衆使歸故土而隨散隨合再戢再起言者以刑戮過當上干天和乃議用傑代忠傑徠撫流民各安僑業招鄉為邑崇邑為郡增設都司衛所彈壓之使烽燧奪攘之場進為耕桑化居之土矛鋋櫌札之俗變為衿纓禮讓之風國家享闢土之名而黎庶知有生之樂者固傑之功也臣又按河南太康縣故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顧佐先尹京兆尋縮銀臺公廉之譽流著朝野是時章皇帝念縉紳之間簠

篕不飾當扆而歎乃以先少師楊士竒薦超掌臺憲賜
以璽書佐遂奏罷御史不法者十餘人申飭憲綱提衡
文武遂使預晞之苴望都門而遠却羊石之騎避北里
而不前葢百五十年而士風肅然臺紀益震者則佐之
功也原傑遷官鞅掌以殁顧佐滿考懸車令終勲德固
宜顯褒今甲亦無小礙特以嗣息單弱門故寥寥無為
之請者而年歳久遠士大夫不能尋討故來訪問者碩
隆慶之典止逮先朝遂使名哲永湮旌號長阻而碌碌

尸位之臣乃或先之恐非所以張國維而勵臣節也伏惟皇上即位一詔首雪壬午死義之臣後用漕計追録故尚書宋禮錫典優備邇以御史回道考察督責臺臣震舉憲典累百十言其在二臣必當加録如蒙勅下該部查果臣言不謬議將南京兵部尚書原傑都察院左都御史顧佐徵實定謚顧佐仍量贈一官臣不勝緇衣之誠遂忘尸祝之戒

核屯戍疏　　胡松

臣聞故事山西河南兩省歲發吏卒數千人戍大同名
班軍豈非以大同為山西河南之門戶大同安則諸郡
安故雖損内以益外而不暇恤耶臣嘗竊伏聽於衆庶
今其流獘已極不可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也何者每班
軍未行其統管把總若指揮率頭會而戶斂之市買其
地之所有名土儀羞自總兵而下至于守備數各有差
及其到鎮曾不使之探執弓矢踐履行陳而乃撥送宗
藩給役鄉貴否即修濬壍隍斬芟草木軍既不耐其水

土加以糧餉不繼飲食不時往往疾病以死然亦月支
行糧四斗有半在本軍則有廢棄室家之憂在大同則
無毫毛防禦之用在本鎮則無以為守衛之資在客鎮
則反增耗蠹之實大非所以便人而益國也臣愚欲乞
勅下該部查議請令大同鎮巡召募沿邊土著之人抵
補兩省輪戍之卒之數彼戍卒所遺每月行糧已足支
募軍半月之食矣然後扣追二省歲應輪戍之糧以補
應募之人之食而又明厲科禁嚴立限期即令領班指

揮及把總管解交割毋使稽緩侵盜如此則應戍之士得以耕鑿貿易保其妻孥彼必不苦於供給大同失業之人得有所藉以自養必且欣然於赴召而山西河南兩鎮各得其人以為守是一舉而三得事半而功倍也比諸羇旅不常之人愁困無聊之士往來道路計日懷歸徒耗縣官之儲無益防禦之實者豈不大相遠哉

請處置青羊山脅從居民疏　　夏　言

自古盜賊稱亂常恃地險以為巢穴譬之山居豺虎澤

萃蛇龍理之常也惟是官府得人制御有道小有萌動即禁補之不使蔓延庶免大患今青羊山賊首惡兇黨既已成擒必須械送京師獻俘闕下明正典刑以昭國家大法但招收脅從男婦約計不下二千餘人勢難羈縻速宜區處為今之計欲遷置平地則慮無養贍之資而官給之糧殊非久長之策欲處之故地則仍有險阻可恃而根株不拔難免將來之虞臣愚欲望特降綸音令差去給事中會同新任巡撫都御史王應鵬親歷茲

山遍覽形勢凡舊日盜賊盤結巖谷斬截去處可以刊木通道削險為夷即便選委強幹官員起集丁夫牊山斬木務使道路縱横人馬可以通往則將收降之人仍令依山便業居住編為甲伍照舊納糧當差庶幾易於安定斯為得策若果山險難闢前項脅從黨與不可復令入山恐貽它日之患則審量地方廣狹踏勘田畝多寡相擇高平原阜建置官府以為防禦大則設一千戶所小則立二三巡檢司控扼要害長年戍守以為百

年無事之計若可設千戶所則將山間徵糧田地計畝
從寛起科給與該所官軍依山屯種却將附近衛所屯
田抵兑酌量數目略如井田之制分授收降人戶每人
田若干隨處安插耕種俾為永遠世業官司仍量行賑
貸以為廬舎牛種之資若立巡檢司則將附近州縣民
間抛荒地土分給耕種不許徵糧起課若一處不給則
散置各縣地方造冊編管仍以山間田地召募有力無
田之人僉充該司弓兵兩項區處似有可行然因時制

宜可否裁度又在勅使撫臣從長擘畫為國善計非臣之愚所能懸斷也

陳情疏　　　　任環

奏為懇乞天恩容令終制以圖補報事竊臣一介草茅蒙恩作養叨中科甲待罪蘇松項因倭夷犯順作擾東南當事諸臣檄臣驅勦臣自受檄以來夙夜惕兢深以不獲討賊貽君父南顧之憂為懼節奉出師微有斬獲是皆仰賴天威顯臨廟算弘深之所致也犬馬微臣慚

無寸效荷蒙聖恩優錄特轉今官臣感激自天圖報無
地雖盡此生何能仰酬高厚萬一顧臣不幸陡聞臣母
之喪今奉前因切思當事不避臣之義也金革無變臣
之分也因事之難而他託以自諉臣之所不敢也顧臣
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萬不得已而不敢不哀鳴於君父
之前者臣請冒昧言之臣父先臣任聘娶臣嫡母張氏
中年無子晚得臣母趙氏又止生臣一人臣任沙河時
臣父在家病故臣不及見臣父之終至今痛恨猶幸以

為臣之二母在堂得以慈侍及任蘇州時臣母俱已老病侵尋不獲迎養屢得家書臣生母病勢日甚一日彼時即欲陳情求歸緣因寇勢方張不敢奏請忍心隱痛遂至今日及思臣母號為生臣而實與無臣等故臣有一官之禄而不獲享其養臣有一命之榮而不獲受其封當其疾也旁無侍藥之人比其卒也斂假他婦之手病軀委塌形影自憐孤柩在堂誰具奠哭每一思之情如剜割即使臣終三年之喪猶抱終天之恨而又忍情

自留則臣無母之人其何敢立於聖明之世耶况臣嫡母在堂今年六十有八夙病纒綿危於朝露聞臣遠出灑淚摔衣不忍釋臣之手夫臣之此身趙生之張容之臣之不孝已誤於趙矣而又安忍復蹈故轍於張哉况今東南寇勢亦畧少緩當事諸臣又皆悉心幹濟臣之本家上無伯叔下鮮兄弟存者頼以養生死者頼以歸土是臣之此身在外不足以為有無而臣之二母必得臣而後可以有濟也恭惟皇上道髙元極孝廣因心凡

在臣工皆得遂其烏鳥之私而安爲子之分如臣犬馬之愚衷曲之苦號訴無門而不敢不鳴于君父之前者仰賴我皇上髙天厚地之恩有以矜臣之愚憫臣之苦耳乞勅該部再行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臣放回原籍俾臣終制則臣舉家幸甚臣愚幸甚臣之感恩圖報又豈此生之所能盡哉臣冒瀆天威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臣竊惟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

數而大小杖又有圍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損骨也至于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若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乃入于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葢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我皇祖垂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之意也我皇上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熱審有貸此其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顧我皇

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休德

臣切憾之如鞫審止宜隔别參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

即有決罰應用鞭撲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

重動用夾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

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

命有若草菅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

命五十人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初聞甚駭

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近聞聲酷烈成風殘民以逞

在在有之是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刧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多寃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皇上特降嚴㫖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故

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死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只知爲人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酷官别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得以爲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于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以律自治而又安能治人查得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

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乙勑各該監司著實舉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待選于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背録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

人旣不敢以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姓服貪殘斂而天下無寃獄矣臣民幸甚

陳時弊以保治安疏　　蘇　佑

看得宣大二鎭地方逼近沙漠土瘠人貧百無所産較諸腹裏財力大不相同故二鎭一切公費在宣府止有公務餘地新增驛傳租糧在大同止有半具尖丁戸口鹽糧商税煤課各銀兩使每歲盡數徵完尚不足供一歲之用况災傷蠲免虜患逃亡常不及十分之六以致

宗室冠服房墳祭價併各公費等項積欠數多雖各該巡撫極力措處供億浩繁已難支持合該部復將宣府公務餘地等銀改為官吏孤老驛站歲用之數大同商稅鹽糧課程夫丁銀兩改為代府官校并衛所官吏武舉等項俸銀及驛站馬騾料豆牛具銀括入屯田項下改解銀億庫軍儲倉支用裒多將以益寡顧此不免失彼且宣大軍站難比州縣民驛民驛自有審編馬騾夫役協濟等項公用軍站不過撥軍走遞合為廩糧馬騾

料豆比照上木榆林等軍站積於軍儲倉支給宗室冠服房墳祭價先年原係禮工二部關領後因內帑詘乏行大同府并山西行都司於鹽課等銀內支用牛具銀先該兵部議覆題奉欽依專備買馬嘉靖二十四年該吏科給事中李文進等條奏節浮費以經財用亦知牛具銀係該鎮買馬必用之費款內原未開載及查宣府有買馬閣種銀二萬兩大同比宣府用馬尤多止有前數不敷應用公務餘地等項糧銀係各鎮巡撫賞功給

降恤亡撫賞與夫諸凡供億胥此取給失丁銀係各衛所均徭出辦自有各項支銷若盡行搜括纖悉不遺在衛所官吏驛站既以遵照戶部裁革不敢闕領軍儲及支前項銀兩又以供億各有定項一歲之所入尚不敷一歲之所出輒行告匱卒使官吏困憊馬騾倒損驛站廢墜機務停閣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況巡撫大臣撫治一鎮使賞勞不行其誰用命優恤不給其何示勸馬匹不補其誰敵愾宗室房墳冠祭例不可少驛站供

應走遞勢不可無供費既乏展布殊難不惟坐悞機事亦恐有傷國體伏望皇上軫念宣大重鎮百凡供應俱在緊急乞勑户禮兵工四部從長計議將各鎮所請前項地租牛具商税鹽糧課程等項銀兩俱照舊存留該鎮公用并買補馬匹騎操其官吏旗校孤老俸糧驛遞馬騾料草俱仍查照舊例於軍儲倉銀億庫闗支如户部必欲更革乞勑禮兵工三部另議請發銀兩以給各鎮買補操馬并驛遞馬騾草料草糧及各宗室冠服房

墳祭價等項應用庶公務不致偏廢而邊臣亦得少盡職矣

右衛路通乘時以圖後效疏　楊博

臣准兵部咨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欒尚約題奉聖旨東既調兵入餉已著博悉心周計大逐寇兵勿致再欺墩臺堡之要害處作速修築必耐久亦不許推延期以八月前完報餘及牆工次第堅造應可行的急奏繼理便行文去兵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仰惟皇上以

聖神文武之資操禮樂征伐之柄頃者右衛之變敵逐餉入機宜悉出於淵衷及今解圍之餘救弊補偏經制動關乎宸斷雲中人庶均切感戴之私塞外敵兵不勝震讋之狀臣以劣庸誤叨重寄任事以來恐負君父特達之知奔走經營食寢俱廢況今天語丁寧至再至三敢不少竭駑駘仰答鴻造除議處右衛事宜先該臣等條畫具奏已蒙聖明俯賜允行外但敵情難測常乘其怠忽内治當嚴不嫌於詳慎臣會同巡撫大同右僉都

御史楊選閱地形之險易萃羣言之辯析重加三思釐為四事前疏所列者正在急圖今疏所陳者以次繼理務使右衛以至威平聲勢聯絡鎮城以達右衛氣脈貫通如蒙敕下該部再加詳議及時舉行少紓臣等犬馬之忠永為邊人保障之利　一議增墩臺臣等議得墩堡之疎密當視邊隘之衝緩右衛至左衛一帶逼近敵界前議每四里設墩一座猶恐其疎合無每空再加二座大約每里許該墩一座左衛至高山站視右衛為稍

衛每五里見有墩臺一座每空再加一座大約二里半該墩一座高山站至鎮城視右衛為少緩原無墩臺每五里該墩一座候牛心山等堡并墩臺完日仍行總兵官張承勛分守參議史闕疑繼理其事錢糧於修邊銀內動支其中路草溝堡占官人屯梁家店齊家河北花園馬道口六處西路小虸兒北梁一處應添墩堡并沿邊牆塹照依臣等原議另行具奏　一經略左衛臣等議得左衛至高山站六十里合無於適中繆官人屯築

大堡一座二十里舖舊髙山城各修築小堡一座髙山站至鎮城六十里於適中岡家灣築大堡一座白廟兒屯右白佛寺各修築小堡一座公廨營房等項以次修建應用錢糧俱於修邊銀内動支　一增設官兵臣等議得左衛至髙山站以達鎮城既添設墩堡官軍馬匹相應計處合無於繆官人屯岡家灣各設操守一員仍各提調東西二小堡各募軍五百名各量給馬一百匹以備往來傳報之用每小堡各設把總官一員通計募

軍一千名每軍衣裝銀五兩共該銀五千兩盔甲器械一千件副如前馬二百匹兵工二部照數處給月糧布花俟募軍完日會入大同管糧郎中錢糧數內　一查處荒田臣等議得左衛以達鎮城官路東西盡皆膏腴之田近因邊患頻仍無人耕種今既議添墩堡合無令各該官軍儘力開墾所有屯糧姑免追納俟年歲豐裕另行議處閒暇之日將原設墩臺低薄不堪者逐漸修理其地方一應人等果有隨堡住種者聽從其便

薦舉疏

吳仁度

題為甄拔儒行以勵世風以隆聖治事臣稽古聖王求賢圖治必曰明明揚側陋蓋潛光之士席珍自好往往無心聞達明主自為社稷計惟恐有隱鱗戢翼藏器屠釣故雖師濟盈廷俊乂在列而白駒之逝叢桂之招繾然縈懷玄纁束帛相望於巖岫亦謂天之生才不盡野有不賓之賢即朝有蔽賢之實不欲彌天之網尚有疎目故求之如此其亟也維我國家用人之途不一祖宗

之朝立賢無方輿臺胥吏咸濟通顯即我皇上御極以來先後搜羅如劉元卿王臣瞿九思來知德輩皆拔自田間布在侍從雖諸臣見存曳尾未憩遐心而我皇上一念饑渴之思曉然海內矣臣惟奉揚德意撫晉以來時進學臣南居益留心延訪據所聞報未常無人如絳州學生員辛全者年甫弱冠慨然以聖人為必可學長途深造其進難量臣姑徑行奬勸又有平陽府安邑縣舉人姚櫝者行年五十餘矣先以親老侍養罷對公車

遂絶意仕進一意理學深體力索躬行實踐其制行無
愧於古人而醇養可裨於世用臣請臚列為皇上陳之
櫝幼慕河汾之學於書無所不窺而主於窮理深思苦
索朝夕靡怠所坐處兩足如刻穴淵源所自務相師友
其篤學如此問學所得期以身體言必有物行必有繩
非其人不友非其禮義一介不取其持行如此生平無
溫飽之念自輟公車以來日惟與同志講性命之學茅
茨土几飯糗茹蔬蕭然物外其恬静如此孝親孺慕存

殁無間傾篋讓産約己奉兄量力以周貧族恤孤以全交誼其敦倫如此蓋其於學實有所窺而超識定力不炫騖於俗情誠儒者之高蹈而為熙朝之逸軌回視劉元卿輩可相伯仲者臣自念生長豫章最稱鶩下然居恆一念企慕前修如有不及臣鄉如鄒元標之為人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不可尚矣即今吉安賀詒南昌朱式或以孝廉或以布衣修身明道譽望顯著一為真儒王時槐之高弟一為高士章潢之嫡派也沉淪草野

臣心嗟惜若臣叨承簡命薦賢載之職掌而隱逸如姚櫝者乃闕其聲光不舉以上聞則蔽賢之實臣實當之矣伏乞我皇上鑒臣愚款准勅下吏部再加諮訪如果臣言不謬查照劉元卿等事例將舉人姚櫝准授京衘務令就職庶獨往幽人不長淪于空谷而競抒偉抱必有効於官聯於以風海内而勵真修甚盛舉也臣不任激切待命之至

清理大同屯田疏

龎尚鵬

照得各邊皆與外為鄰而盤據門庭惟大同為近故邊人失業屯政不修至今日極矣前後建議興復者無慮千萬言其間時異勢殊有難概論自今觀之惟清查隱占均平糧額開墾拋荒最為目前急務三者既行則其餘皆不勞而治矣但憂時慷慨者或病於勢力之難厭事苟安者常溺於因循之弊此所以日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官隨事酌量參以一得之見非敢浪為迂談其間應行事宜或有與宣府相同者彼此互載不

嫌同辭　一嚴督責以塞弊源查得該鎮屯田糧額之輕重不均豪強之欺隱滋甚丈量誠不可已也必須委官沿坵履畝隨地處分已經廵按周御史題奉欽依業有成算無容議矣但恐委官難得其人或聽屬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綜理無術百弊叢生以致伸縮那移飛詭隱占其為害可勝言哉且軍民雜處地畝相連加以王府牧馬草場將官養廉田地及隨侍官校免買民屯互相參錯若犬牙然苟非一體丈量則指甲為乙各相

影射而軍民之弊不可窮詰矣合通行各衛所州縣督同各該人戶不論軍民隨侍養廉草場等地每五頃為一大坵上插牌樧明開四至孰為民田何人管業孰為屯田何人見種孰為養廉何人撥給孰為隨侍何人承買各依畝數塡註姓名坵內四至各滲石灰以防移易增減仍令分別屯田若干見種成熟若干拋荒堪種若干水衝沙壓若干各該種草若干其地畝洪洲寄莊等項亦皆倣此委官查照開款從實丈勘成熟者照舊承

耕拋荒者設法開墾水衝沙壓者明白開除仍令置立坵單每坵二幅前半面圖畫地形後半面照前牌檄填寫姓氏及軍民田地各項名色併成熟拋荒數目一送各該掌印官印鈐收照每一送見委丈量官臨時磨對有無異同坵中擇地多而謹愿老成者一為坵長二為坵副責令先將坵内地數丈算明白互相覺察填單立檄聽候委官親臨公同丈量仍將地力分别上中下三等九則以便派徵錢糧　一明賞罰以勸開墾查得各

路荒田何啻萬頃承佃者疑畏相尋豈獨困於工力哉歲事之豐歉無常也敵騎之出沒不測也差役之徵科難禁也利不能十一而害已七八矣名種雖勤誰其就之令惟責成將官撥軍開墾務令通力合作牛具種子取給於官每歲秋收除將子粒補還牛種外其餘悉計畝均分直待五年之後果有成業然後酌議從輕則徵糧葢大同地方切近邊境耕稼之業利鈍難齊故寧損上益下以示存恤勸導之意然此非責成將官其勢必

不能也　一議新增以蘇疲困照得該鎮屯田除原額已足外復浪加新增名色或據冊有數而納糧無人或地本荒蕪而糧多賠累人甚苦之今查各衛每屯田一分其間畝數多寡不同甚有彼此較量大相懸絕者則於正額之外復有新增此亦未為無據也但地本接壤糧有定額而水衝沙壓鹹薄不堪者亦多有之合無今次丈量明白即以新增之地均攤舊管之糧疆界既明則欺隱盡革稅斂既薄則輸納易完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況連年逋負督責煩苛徒有新增之名全無徵收之實何必駕虛名而滋勞擾哉至于屯田之外有所謂地畝洪洲等項名色皆屯田餘地糧額甚輕當爲裒多益寡之法今據分巡道呈稱審得地畝等戶韓玉吳春等各願帶種拋荒屯田辦納折色此亦官民兩利也一酌支放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糧以給主兵鈥買名買以給客兵邇來客兵之糧常有餘主兵之糧常不足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年不及支放倉場之安置

未必如法官攢之監守不免侵欺歲經查盤日多虧耗守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骨者且糧既浥爛委棄成塵豈可無變通之法合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將應給折色存貯如有不堪亦要因時酌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關領即時補還此固出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攢之守支亦不至枵腹待盡矣　一革偏累以廣報中查得該鎮名中鹽糧俱係每年九月中查取時估定為一歲常規至於春夏之時青黃不接市價高騰

並不酌量寛減以致商人坐困力不能支且據各商糴
買糧料每銀一兩該斗行牙行銀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送
倉脚夫要脚價米一升進倉應該耗米二升又每米一
石搬運倉臺并曬晾工食銀六釐擡斛上灑工食銀五
釐入廒扛脚銀七釐飯食三釐墊廒席價銀六釐大率
每米一石雜項使用費銀八分六釐料豆之費與米相
等而草束雜用視官價倍之又積貯年久倉場之滲漏
糧料之虧損查盤問罪照數追賠甚有逮繫妻孥瘐死

獄中者即土商且不能堪命况遠商乎據各商執告上草一萬束自願加納一千束以備虧折聽官攢守支則其情可槩見矣至于給銀糴買僉報商人受禍尤酷如李世臣丁漢臣等控愬無門飲藥自盡皆近日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民為邦本乃歲歲驅逼而荼毒之彼何辜而死於非命一至是耶合無自今以後各路時估俱每年分為四季城堡有遠近歲時有豐歉物價有低昂先從各該守廵兵備道督同軍衛有司隨地酌量按季

詳定然後關白戶部管糧郎中彼此參酌給示通行仍著立限期如春夏時估即限春夏上倉若延至秋成即改從秋季時估以革遷延覬望之弊其應用斗脚工食等費皆常規決不能免者公同會估即議入數內無令虧額包賠其糧料納完即隔别委官查盤明白付官攢守支竝不得與諸商復相關涉而後禍端可絶也　一禁囑託以繩巨姦照得該鎮專利之徒所至有之凡遇開派鹽糧輒請託鑽求先投認狀此賣窩故智也升斗之

粟不入倉庾而坐收千金之利商人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邉儲阻壞鹽法莫此為甚合通行各路守廵兵備及本鎮管糧郎中先期禁絶凡鹽糧開中俱于各該地方張掛告示明開淮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斗頭若干聽各商人先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即出給實收齋投赴部以憑填給勘合其糧未入倉先告認狀者不得徇情准受以滋前獘

清理山西三關屯田疏

照得各路嚴關隘以固邊防廣屯田以足兵食務農講武此兵家之勝算也除保定各關原屬內地其屯務聽該鎮撫臣自行經理外若山西三關視諸路特稱要害馬設軍屯田其來已久歷年申飭具有成規似無容紛更矣但人情偏泥於故常未免因仍之獘部卒苟安於游惰不親稼穡之勞所以督察而利導之益不獨致詳於禁令之間而已臣巡歷西來詢謀僉同雖摘舉其大端而一時興革事宜或不外此　一廣耕牧以資戰守

照得三關平原沃野悉為良田若問抛荒惟孤懸之地間有之亦千百什一耳其餘山上可耕者無慮百萬頃臣嶺南人世本農家子常嘆北方不知稼穡之利頃入寧武關見有鋤山為田麥苗滿目心竊喜之及西渡黄河歷永寧入延綏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彼皆長子老孫之人豈浪用其力無所利而為之耶查得三關軍士除防秋外凡調操按伏之事歲能幾何餘皆游惰苟安掉臂閒步竟不思為終歲計欲其飽歌騰槽投

石起距得平今宜督責副參遊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上凡山麓肥饒之地聽其自行採擇定爲經界議立章程各伍以隊長主之務要彼此相聯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牛種取給於官聽一二年後照數償還所耕之地永不起科其將領等官每年將開墾過地畝若干收過子粒若干具報廵撫衙門及兵備屯田道以憑酌量等第從重嘉奬其有坐視因循迄無成效定行切責以示不職之戒則兵農相須俯仰有賴耕於此守

於此古稱屯田金城坐困西羌者用此策也　一議減折以杜偏累照得宣德七年以保德州據河為險獨當虜衝撥三䕶衛軍八百名調守隨將忻州抄沒地一百四頃七十二畝一分該糧九百五十一石二斗二升給軍耕種每石徵折色銀五錢至嘉靖三十二年奉例加至八錢今查山西通省屯糧每畝起科不過三升二合忻州民地每畝最重者亦止五升有竒惟該所屯田實徵糧九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絶且軍隷保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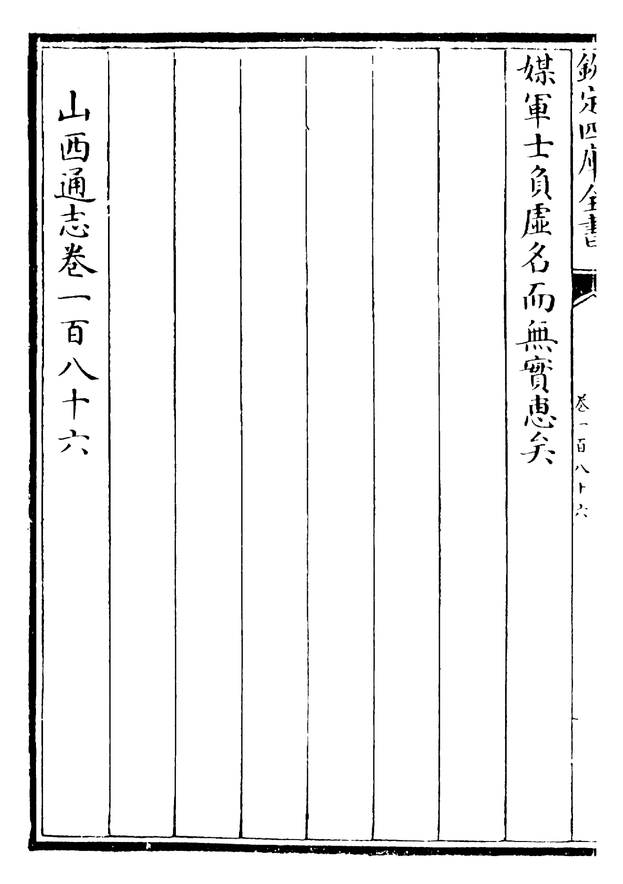
地坐忻州相去五百餘里多係土人佃種利不能十一而徵科之若岌岌乎力不能勝以致軍餘范海等相率控告紛然有詞復查得永寧州有孝文水峪馬房二屯原額地六十六頃四畝九分一釐該糧二百五石三斗四升七合每石折銀八錢嘉靖三十九年丈出新增地一十五頃六十畝起科糧四十六石八斗每石徵折銀五錢四十五年復丈出一十一頃八十五畝一分起科糧三十八石五斗六升每石亦徵銀五錢通將原額新

增彼此牽算每畝該糧三升五合有竒查該州民田在山崖者每畝止徵糧一升一二合在平原者每畝一升五六合今前項屯田俱錯列萬山之中岡阜相連並無水利可資蓄洩間有平地亦多山澗相參不成坵段節年委官查勘增報地糧恐難盡據近於隆慶元年被大虜搶劫人丁消耗拋荒更多合無將保德所屯糧照依先年舊規每石徵銀五錢永寧州馬房等處屯田係原額者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者改五錢為三錢庶乎寛

一分即受一分之賜錢糧歲鮮逋負屯丁得免流移而防禦亦有所資矣　一均開派以裕報中查得三關原開派淮鹽七萬六千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浙鹽四萬八千九百九十九引山東鹽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引彼時淮鹽數多斗頭寬減商人皆聞風輳集近悅遠來至嘉靖三十年總督軍門以宣府缺乏題奉欽依將淮鹽一萬九千五百五十一引改給宣鎮止存淮鹽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一引復加山東鹽四萬引有奇淮鹽既少搭

配益多遂致價值難齊未免得此失彼商人漸散招之不來今勘合停留填發不盡其源皆起於此夫淅鹽之價其低昂臣不及知山東之鹽引價甚輕大虧邊商原本臣已於遼東疏内題請詳議務求兩利俱全若淮鹽則各邊皆引首翹目惟恐其數之不多在三關以失此為觖望在宣府以得此為奇貨觀人情之向背如此其間損益可知矣合無自今山西鎮量加淮鹽一萬引其山東鹽果為偏多似應量派各邊使甘苦適均各無異

議則三關之鹽法當自此疏通矣再照酌處斗頭中納本色此鹽糧不易之定例也近據各商告稱當青黄不接之時米價髙騰糴買無路願將官價照時估與軍士折支臣批行寧武兵備道通審各軍果否稱便間以得銀為幸或以本色折色不屑屑深較夫米珠草桂惟邊塞為然先事蓄積正所以備不虞也若以折色為權宜必不得已用調停之法可偶一行之茍積習相仍不時據此為例而以私智行乎其間則商人弄幻術以為利





媒軍士負虛名而無實惠矣



山西通志卷一百八十六